



他是《八十天环游地球》的福格 他是《海底两万里》的尼摩船长 他的奇思妙想，预见了我们的现在

# 追寻凡尔纳的足迹

■ [法] 贡扎格·圣布里斯 著  
史蒂芬·黑雨 绘图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凡尔纳的足迹 / (法) 圣布里斯著; (法) 黑雨绘; 董政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5

书名原文: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ISBN 978-7-5086-0893-8

I .追... II .①圣…②黑…③董… III .①凡尔纳, J (1828 ~ 1909) - 生平事迹②随笔 - 作品集 - 法国 - 当代 IV .K835.655.6 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064424号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by Gonzague Saint Bris & Stéphane Heuet.

The original edition © Presse de la Renaissance, 2005.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追寻凡尔纳的足迹

ZHUIXUN FANERNA DE ZUJI

---

著    者: [法] 贡扎格·圣布里斯

绘    图: [法] 史蒂芬·黑雨

译    者: 董  政

策    划: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24     印    张: 7     字    数: 65千字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2522

书    号: ISBN 978-7-5086-0893-8/I · 44

定    价: 29.00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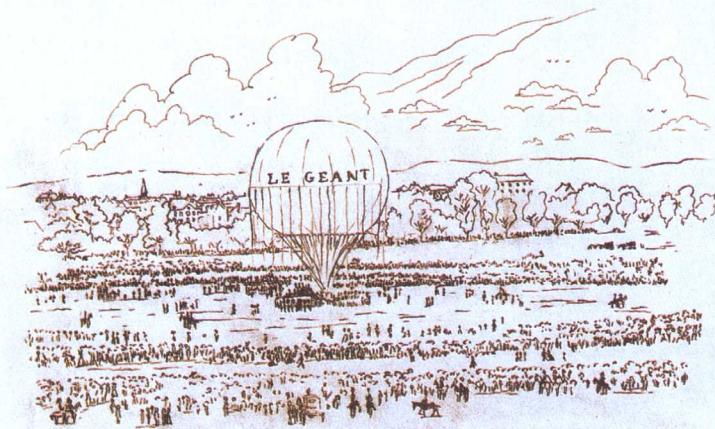
E - 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追寻凡尔纳的足迹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1863 : l'ascension du "Géant" de Nadar devant la foule, au Champ-de-Mars.*

1863年：在香德玛，纳达尔的“巨人号”热气球在人群前升空了

追寻凡尔纳的足迹  
■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法]贡扎格·圣布里斯 著  
[法]史蒂芬·黑雨 绘图  
董政 译



中 信 出 版 社  
CHINA CITIC PRESS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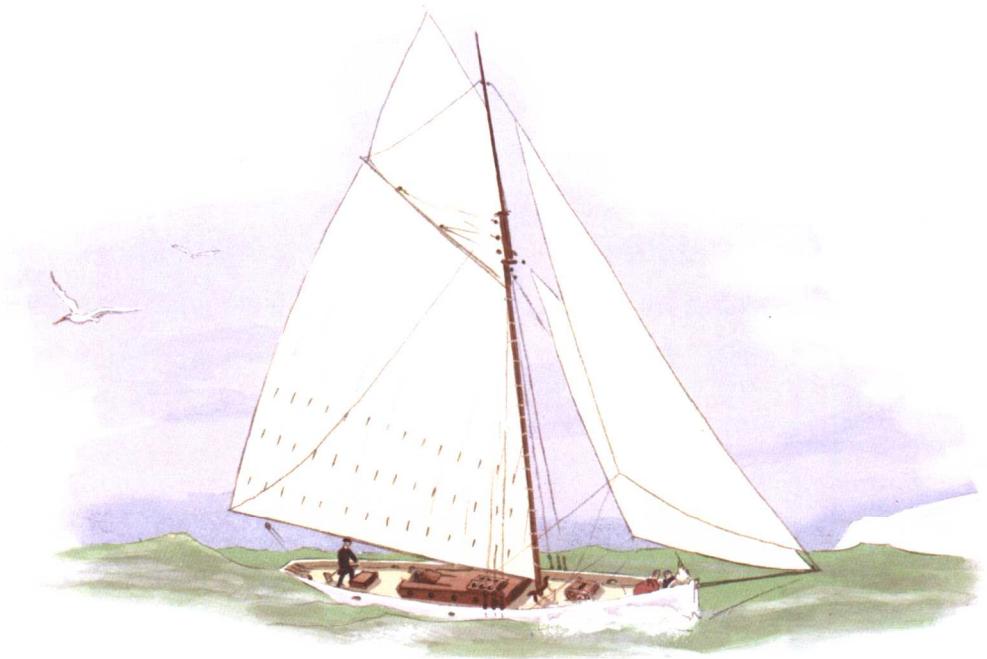
## 哪里也不去！

前 言

小时候，我曾在我家靠近莫尔莱<sup>①</sup>的小城堡里，找到过几本赫策尔出版社出版的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书中的那些插图有着令人遐想的力量，常常把我的思绪带到很远的地方。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描述既让我惊叹不已，又让我觉得害怕，使我不由陷入幻想之中：这就是完美地体现在尼摩船长身上的来自异国的奇妙智慧，和他那充满英雄主义而又十分敏感的内心。尼摩船长，一个可以喊出“哪里也不去”的男人！

我曾经常常为《海底两万里》的那种绝望和命中注定的结局感到痛苦，也为尼摩船长被他深爱着的大海所吞没而感到难过。我们从大海中来；最终，我们又将怀着对大海狂热而又复杂的一生激情回到大海中去。大海是可怜人的守护神：她会带你远离一切。多亏了她，你可以站在世界的尽头；甚至可以说，你可以处于这个浮世之外。尼摩船长并不是个坏人，实际上，他的内心饱受煎熬。儒勒·凡尔纳只是要展示一个很简单的世界：恶者终归是恶，善者永远追求善，而像尼摩船长这样处于善恶之间的人，则要寻求神的救赎。

在我办公室很显眼的地方摆着一个地球仪。儒勒·凡尔纳曾在这个地球仪上观察过各个大陆板块。我的墙上还有几幅画着“圣米歇尔号”帆船的油画，儒勒·凡尔纳曾经那么地喜



*Le Saint-Michel II* 圣米歇尔二号

① 法国西部一海边小镇，终年多雨多雾。——译者注

※ 本书中注释文字除已特别标注的以外均为译者注。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欢这艘船。距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在布雷斯特，我们还开了家名叫“环游地球”的小酒馆。为什么要做环球旅行呢？这不仅是为了了解我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更是为了我们不至于到了60岁才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更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当我出海航行的时候，儒勒·凡尔纳似乎总陪伴在我的身边，他的话语也一直伴我左右，比方说“毛贼”这个词，琅琅上口。儒勒·凡尔纳在他的作品中称呼土著人为“自然的人”。他还善于使用当时流行的笔调写作，譬如：“又见此君，我等不甚惊喜！”行船时，我偶尔也和大副模仿这种口气说话，互相开玩笑。

要想看清未来，就要首先面对现在包围着我们的这个世界。而像《奇妙的旅行》中那样可以简单明了地看清未来的情况怕是不多见的。儒勒·凡尔纳的书曾一度令我失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些书的重要。儒勒·凡尔纳明白，他的直觉和猜测是正确的，于是他决定写下《气球上的五星期》、《海底两万里》和《从地球到月球》等一系列作品。在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他提前实现了人类对宇宙的征服。他认真研究了宇宙旅行的各种可能性，计算了飞船和天体的运行轨道，甚至还指出了应该使用何种燃料。我还曾经读到过炮兵们计算出的能用大炮把一个人发射到月球上的数据。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从美国南北战争退役的老兵，一个射击俱乐部的成员，因为不能在和平时期大显军事才能而深

感遗憾。于是，他选择了在宇宙旅行这件令世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上赌一把。这个想法倒和肯尼迪的思路略有相似之处。肯尼迪不愿触怒苏联，却又在1961年掷出了一个貌似和平但咄咄逼人的挑战：阿波罗登月计划。这一次，科学幻想领先于现实问世：凡尔纳的炮弹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箭同在佛罗里达州升空，只不过一个在唐帕，另一个在卡纳维拉尔角罢了。这个宇航学的先锋领先时代一百年。他没有耍什么小聪明、小把戏，相反地，他教给了我们那么多关于未来知识。他，一位生活在百年之前的作家，激发出我们无限的想象。时至今日，我们发现，他所描绘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现在。

童年里有让我们前进的动力。我经历得越多，在风浪中航行得越多，我就越觉得儒勒·凡尔纳的梦想没有背叛和欺骗我。在我“带有咸味的回忆”<sup>①</sup>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小说是《世界尽头的灯塔》。书中讲述了一群南美海盗在合恩角抢占阿根廷第一座灯塔的故事。也就是在合恩角，儒勒·凡尔纳展开了故事情节。我曾路过合恩角十余次，在那里，我见识到了早已在书中熟识的充满敌意的滔天巨浪，感受到了那种“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感觉。那些他所说的像是被撕裂了的海岸，让我们站在平地上也能走进通往眩晕感的大门。

这就是为什么我乐意和贡扎格·圣布里斯一起追寻儒勒·凡尔纳的足迹旅行的原因。很

---

① 原文 *M é moire sal é e*, 指航海生活的回忆。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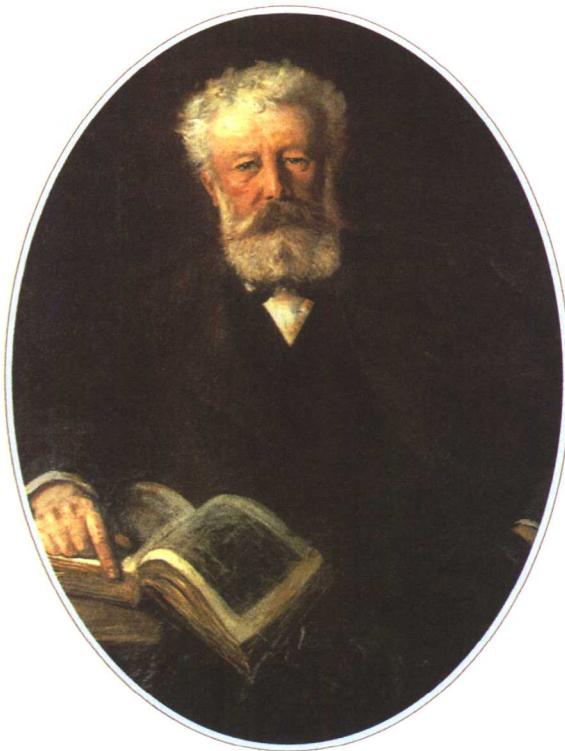
少有人能像贡扎格一样，让我想起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sup>①</sup>的一句诗：“如果某人与他的同伴步调不同，那是因为他听到了另一种鼓声”。在一个人人都不愿聆听别人的时代，他那甘为听众的优秀品质十分可贵。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经常用一种极为彬彬有礼的方式倾听别人；带着一种伟大的才华去倾听别人，这一点才是最优雅的。现在，让我们共同漫步，穿越儒勒·凡尔纳的精神世界的各个阶段。让我们浪漫的贡扎格用他那令人难以模仿的文笔，陪同我们回到过去，体验儒勒·凡尔纳的一生。

奥利维耶·德科索松<sup>②</sup>

---

① 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自然主义者。

② 奥利维耶·德科索松 (Olivier de Kersousom)，法国航海家，曾于1997年创造71天环球航行的纪录。



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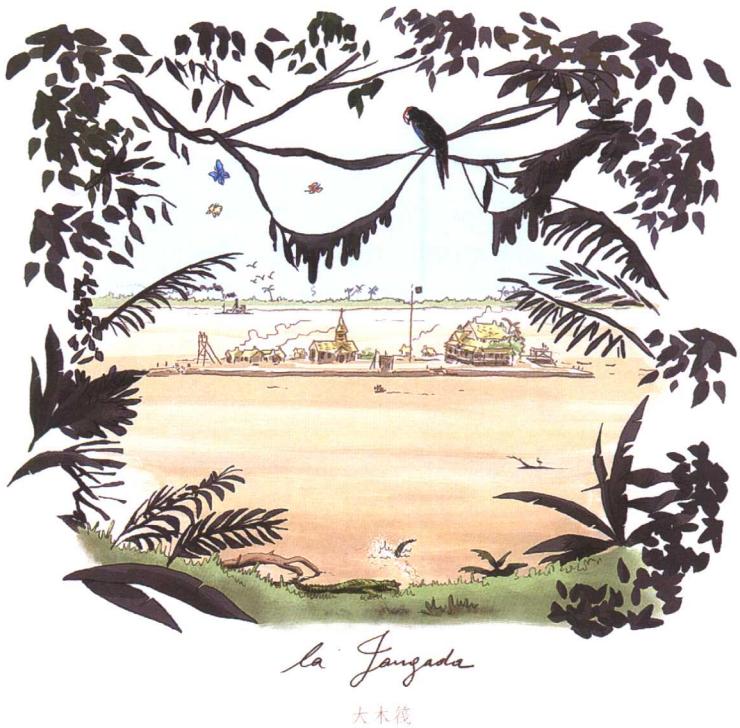
( 1828 ~ 1905 )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 序 言

伴着昂热的温柔，我从卢瓦尔河的安格朗德港口出发，去寻找《海底两万里》的作者的痕迹，他就是在这条河边出生的。在19世纪50年代的初期，年轻的儒勒·凡尔纳决定离开南特，带着他的学生包登上了汽轮，向巴黎进军。“冒着烟的船”一路经过欧丹、安榭尼和安格朗德逆流而上，一直到达只有铁路的图尔，图尔是他向着光明之城的梦幻之旅的宿营地。*2004年8月1日*，我曾沿卢瓦尔河顺流而下，从安格朗德来到圣弗洛朗勒维尔。在那里，我曾和朱利安·格拉克<sup>①</sup>，这个凡尔纳作品的传播者，有过约会。朱利安的房子悬空在河面上，虽然很大，但十分简朴，屋顶的平台朝向这个军事位置重要的小岛。《西尔特沙岸》的作者，朱利安，在上面可以注视着曾经一度划分了布列塔尼和法国界限的海岸线。同样是在那里，我们还能想象出国王和天主教军队的悲剧般的结局。他们衣衫褴褛，在寒冷的北风中跋涉之后，又要精疲力竭地渡过满是沙子的河水。这幅画面很有英雄主义色彩，却也很是残酷。最后，还是人性中的仁慈占了上风，永远地标志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当时正是“蓝军和白军”<sup>②</sup>的死战。旺代军队的首领邦尚将军注意到，他的士兵们全被共和党人的大屠杀和遍布死难者尸体的战场激怒了，他们个个心里充满了复仇的想法。士兵们团结起来，把敌人逼到了教堂里面，准备给他们一顿扫射或是干脆放火烧死他们。受



① 朱利安·格拉克 (Julian Gracq), 生于1910年, 法国作家。

② 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 蓝军为共和国军, 白军为保王党军。可参阅大仲马的《蓝旗与白旗》。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伤的将军却在担架上以一种坚强的毅力直起半裸的身子，向天空直直地伸出了手臂，手掌大大地张开着。他身边的农民囚犯们没有人不想逃脱对大屠杀的绝望和恐惧。将军发出了命令：“放了这些囚犯吧！”其中一个姓大卫的囚犯，目睹了在深夜和充满仇恨的枪声中，将军的仁慈救了他的命。后来他把这一幕讲给了他的儿子听，而他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昂热的大卫”。昂热的大卫后来创作了人们可在大教堂瞻仰的雕像，他用大理石使人们所说的“仁慈的精神”永垂不朽。这种宽宏大量的美德，不仅仅影响了最浪漫的雕刻家，它也在20世纪给了路易·阿拉贡<sup>④</sup>灵感。阿拉贡在一次雕塑家的讨论会上（于1956年4月27日，昂热）曾说过这样一些可敬的话：“如果你们愿意，请靠近些看看吧！从圣弗洛朗的平台上，放眼望向卢瓦尔河谷，河谷多么像一个还没有痊愈的伤口啊，她的那些小岛就像是伤口周围的肉芽……看看这次壮烈的西征吧，旺代军队的壮举犹如叙事诗一般。”于是，阿拉贡凝视着这个摆出英雄主义姿势的雕像，想到在雕像之上更体现出一种法国的永恒的精神，这个法国诗人念出了一个平静的魔咒，就像是复归仪式上的赞美歌一样：“请听我说……在此，请用心体会一种不寻常的东西，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东西，这就是艺术和情感交融在一起的伟大之处。请好好看看，我请你们仔细看一看；因为，这件作品，就是法国。你们也不要再对我说什么‘艺术再也没有祖国了’。”

在圣弗洛朗勒维尔，坐在卢瓦尔河的岸边，反复读读《在阿尔戈尔古堡》和《阴郁的美男子》的作者朱利安·格拉克关于童年的回忆是很有趣的：“我记得秋季杨树叶子的气味。这种气味由卢瓦尔河岸边草场上的片片叶子传过来，飘过时就像一种颜色晃过眼前，有些酸，有些尘土的气息。在9月，这气味对我来说，就是秋天开始的味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年当我们下午去马里莱散步，或是参加9月8日的昂热的节日时，我都要好好呼吸这种空气。10月如同用金褐色的蜂蜜上了一层釉一样，黏满了四月正在舒展的花蕾，杨树的叶子闪烁着耀眼的黄色，缥渺的黄色。这些秋叶，无一例外，全都是高更画笔下的一抹黄色。”在朱利安的家里听他谈天说地也是相当不错的。他会讲讲普鲁斯特<sup>②</sup>和阿兰—傅尼耶<sup>③</sup>的小说中的氛围；还有他的美洲之旅，这让他见识到波德莱尔<sup>④</sup>笔下的纽约；还有人类登月的出征——在他看来电视上播放的登月就像是“考克多<sup>⑤</sup>”的一部又老又模糊的电

①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早年参加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

② 普鲁斯特（Proust, 1871~1922），20世纪法国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

③ 阿兰—博尼耶（Alain-Fournier,1886~1914），法国作家。

④ 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法国印象派诗人。

⑤ 考克多（Cocteau,1889~1963），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驱，同时又是电影导演、编剧、舞台剧作家、画家、雕塑家、演员，多才多艺。



*Sur les pas de Jules Verne*

影”；以及关于一位每年都要去威尼斯的姑婆的一些回忆——她是个卢瓦尔河上的引航员的女儿。更棒的是，能够看到这位~~94~~岁老当益壮的大作家每天在卢瓦尔河畔例行散步之后，称赞儒勒·凡尔纳在他眼中是个在年轻时代从书的牢笼中逃脱出来的十分重要的作家；或是听他不无虔诚地表述他对纪尧姆二世的崇敬之情，他一直都幻想能够与之见上一面；或是回忆起在追求技术和进步的共产主义反对他的作品之前，他曾在俄罗斯拥有的声誉。朱利安·格拉克对于我们所说的“属于文学”和“不属于文学”的问题，大声阐述自己的想法：“儒勒·凡尔纳不在文学圈内，西默农<sup>①</sup>也不属于这个圈子。因为，在以前那个时代，文学就是波舒哀<sup>②</sup>、马西荣<sup>③</sup>、弗莱契<sup>④</sup>和蒲尔达罗<sup>⑤</sup>。因为，那时只有议会、教会、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辩才称得上是文学，而那种文学连莫里哀和拉辛都没算在内。”在《首字花饰集》中，朱利安·格拉克温柔地展现了一段童年的回忆：“再版的儒勒·凡尔纳的口袋书带有全部赫策尔出版社的插图——童年幻想的热情就永远地黏在了这些书里。我都没意识到我马上就把前十卷旧书全买了下来，像个小偷一样带回家开箱。箱子一打开，一股魅力喷薄而出。虽然书有些磨损，有些苍白，但还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可读。《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的插图美轮美奂。维多利亚湖悬挂在非洲美景的上方，伴着气球的飞行时低，时大，时小，时左，时右。像一盏闪烁的灯，又像是上帝在第七天造物时的眼睛。我在十二岁的时候，最崇拜的作家是艾伦·坡<sup>⑥</sup>；十五岁时，是司汤达<sup>⑦</sup>；十八岁，是瓦格纳<sup>⑧</sup>；二十二岁，是安德

烈·布雷顿<sup>⑨</sup>。他们的作品真正让我觉醒。而在之前，在我一根根地拨动斯频耐琴（古代一种长方形的小型羽管键琴）的琴弦，却不让它们在琴槌下作响的时候，我有儒勒·凡尔纳。我对他有一种对叔叔般的崇拜。我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的不足和他一些仓促之作只是让我同情他。我把这些不足看做是时间滑过时没有消除的一块痕迹。儒勒·凡尔纳是启蒙我的艺术家。在任何人面前我从来不会因为重复这句话而感到羞耻：“《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是一部杰作。”

儒勒·凡尔纳的海洋中勇敢的船长——让-保罗·德基斯，同时也是《魔法师儒勒·凡尔纳》一书的作者，十年来一直是《Revue》杂志和亚眠凡尔纳国际文献资料中心的组织

- 
- ① 西默农 (Simanon,1903~1989)，比利时侦探小说作家。
  - ② 波舒哀 (Bossuer,1627~1704),17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
  - ③ 马西莱 (Massillen,1663~1742),法国著名宣教家。
  - ④ 弗莱契 (Flechier,1632~1704),法国著名布道者。
  - ⑤ 蒲尔达罗 (Bourdaloue,1632~1704),法国宣教师、作家。
  - ⑥ 艾伦·坡 (Poe,1809~1849),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诗人。
  - ⑦ 司汤达 (Stendhal,1783~1842),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 ⑧ 瓦格纳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剧作家。
  - ⑨ 安德烈·布雷顿 (Breton,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兼作家。